

循迹西口

西口之路通古今

——“循迹西口”全媒体传播活动采访纪行(上)

◎本报记者 周秀芳 韩继旺 哈丹宝力格



【杀虎口】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走西口，走出了一条发展之路、团结之路、繁荣之路。内蒙古日报社“循迹西口”采访组一行8人，循着当年晋陕冀先民们走西口的足迹，越长城过黄河，19天行程3000多公里，深入山西省忻州市、大同市、朔州市，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的17个旗县市区采访，通过寻访历史印记，倾听历史留声，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晋陕蒙三省区界碑】

脚下的北堡乡老牛坡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老牛坡党支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清水河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石潮瑞介绍，过去几年，县委加大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力度，现已形成老牛坡党支部旧址和展览馆、北堡抗战遗址、北堡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等10多处教学点，成为远近闻名的党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驱车沿209国道向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行进，来到了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这里至今还留存有一块赞美清康熙帝四公功德的“四公主德碑”。

清水河县文史专家刘建国介绍，明清至民国时期，口子上村一带为关口要道。边贸开禁，关口大道往来车马商队络绎不绝，一时极盛，吸引了以墙里平鲁、偏关等地人口大量迁入。

第五站：府谷县

采访组一行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出发，沿韩河公路驱车一路南行，再经保德县跨过黄河大桥，进入一河之隔的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只见城内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

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北接鄂尔多斯市准格旗，东与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隔黄河相望。上世纪80年代，随着陕北能源的大开发，府谷县异军突起，迸发出强劲的发展能量，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

站在府州古城上眺望，黄河在此转了一个大弯。自古黄河向东流，但在府谷，黄河却向西流。数百年前，这里是人口迁徙的重要门户。无数陕西、山西人从这里走西口，走向内蒙古。讲解员张慧说：“清末清初到民国，不仅府谷人，河对岸的许多山西百姓也通过府州古城走西口。”

府谷县对西口这段历史特别珍视，多次组织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重访西口路线，挖掘研究走西口故事。当地民俗文化学者傅凯鹏介绍，西口路是逃难求生之路，也是贸易经商之路、创业致富之路，不仅推动了当时“口里”“口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谊。

在从府谷县前往准格旗的路上，采访组一行意外“闯”入一处古色古香的古镇——黄甫镇。这里保存有许多清代民居，建筑工艺精湛，规模宏大，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这些民居都是府谷走西口的人们致富后返乡修建的。

据史料记载，黄甫镇是西口的出关要镇，受益于明清时期的汉蒙互市，在清中叶达到繁荣鼎盛巅峰，城内住着约两三万人，时人形容黄甫镇是“车水马龙走，人流如潮涌”，号称“金黄甫”。

第七站：达拉特旗

采访组一行驱车走进达拉特旗，探访这里留存的西口印记。

晋西北和陕北人走西口进入鄂尔多斯后，一条主要的路线是沙圪堵—纳林—马场壕—新民堡—王爱召—树林村—大树湾，然后北渡黄河至包头、巴彦淖尔等地。

新民堡是当年走西口到这里定居的“贺赖郭米白程乔”七大户为了抵御土匪强盗的劫掠者，共同出资筑筑的土城，并在城的四周修筑碉堡，故取名新民堡。当时的新民堡是山西、陕西人走西口去包头、巴彦淖尔的必经之路。现在，丈八高墙仅剩几处土基，但村里依然可见当年规划齐整的三街六巷。站在绿油油的玉米田环绕的城墙遗迹旁，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贺氏后人贺全谈起当年的新民堡依然充满骄傲：“当时村里有居民5000多户、3000多人，干货铺、糖坊、碾坊、磨坊、油坊等应有尽有。人来人往，生意十分兴隆，过去这儿比包头还红火。”

“上房瞭一眼，瞅见个王爱召”。这首美妙动听的鄂尔多斯民歌唱出了昔日王爱召庙的宏伟壮观。如今，崭新的王爱召从历史走来，成为创业发展的热土。

新时代走西口的代表、内蒙古雷大姐食品公司负责人雷碧霞，传承母亲独特的酱菜腌渍成功，成功腌制出了口味香醇的雷大姐酱菜系列产品。她每年与村民签订蔬菜种植合同，然后统一由她负责收购加工销售，2022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600多万元。“南有老干妈，北有雷大姐”，对于未来的发展，雷碧霞充满信心。

树林召镇东海心村“赵大勇乡村剪纸艺术博物馆”内，村民赵美玲秀着一双巧手，一把银剪，剪出了100多米长的《农民记事图》剪纸，精心创作了《百年党史》剪纸献礼作品，现在又开挑战数千米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巨幅剪纸。“我要把对党和国家对家乡的感情，浓缩到剪纸艺术里。”赵美玲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代表性传承人邬飞龙工作室，一件件泥塑作品栩栩如生。作为走西口的后人，邬飞龙传承祖辈技艺，潜心从事绘画、漫画、泥塑、壁画等艺术研究，利用鄂尔多斯本地高岭土胶泥，经过捶、打、揉等几道工序，再加上自己特有的手工工艺，创造出独具地方文化风情的泥塑作品。

欢快的潺潺调唱出了幸福生活，翻飞的刻刀记录着时代变迁，千姿百态的泥塑作品丰富生动，道情艺术传达着古老窑神的独特魅力……走西口所带来的晋西北、陕北文化与蒙古族文化交流融合，造就了达拉特旗文化百花园的满园芬芳，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力量。

【包头北梁老照片】

第二站：清水河县

“九曲黄河十八湾，最美不过老牛湾。”清水河老牛湾是长城与黄河相逢握手的地方，见证了历史长河中汇聚交融、包容互进的走西口故事。

明清以来，老牛湾成为走西口的重要水旱码头，大批山西人和陕西人通过这里走到草原，或开荒种地或经营商号，各民族文化相互濡染，形成了独特的生活风味和文化情调。

一泻千里奔腾向前的黄河绕着大峡谷迂回徘徊，形成“S”字弯，让这个靠天吃饭的小山村一跃转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老牛湾人吃上了生态旅游饭，踏上了发家致富路。

60多岁的老牛湾村主任白润为也是走西口的后人，年轻时曾经当过两年的贩粮汉，个艰辛滋味难以忘怀。他说：“以前这里特别穷，村民们住窑洞窑舍，种地靠天吃饭，在黄河水边拉纤扳船，既辛苦又危险。旅游业改变了老牛湾，现在水泥路通到村，自来水进了户，乡亲们办起农家乐，生活一年比一年强。”

告别老牛湾，沿着明长城一路向东，来到长城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采访组一行驱车从内蒙古日报社出发，沿呼大高速公路走进托克托县，感受千年古云中的发展脉动。

托克托县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县城方圆一址三城城套城，周边林林总总散落着11座古城遗址。从秦汉时代的古云中，到隋朝的云内州，唐朝的东胜城，辽金元的东胜州，明朝的东胜卫，清朝的托克托厅，穿越千年的烟云事在这里汇聚升腾。托克托县博物馆馆长石磊介绍，馆内一级馆藏文物汉代铜印“云中丞印”见证了2000多年前汉代云中古郡的历史变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距离托克托县博物馆以西3公里左右，一座夯土修筑而成的古城赫然矗立在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东胜卫，它见证了云中大地的烽火炊歌。古城斑驳的断壁，耸立在蓝天黄土之间，历史的沧桑扑面而来。历经数百年风雨，卫城的主休结构奇迹般被保存下来。

“卫”是明朝的军队建制，每个大卫的编制一般是5600人。明太祖朱元璋在北部密集设卫，建起了329座卫城，东胜卫便是其中之一。

长城长，长城两翼是故乡。绵延晋蒙边界的明长城、卫城、古堡，曾是古代边塞重要关隘，也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

寻访历史印记 / 倾听历史留声 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



第八站：东河区

朴气息扑面而来，形态各异的拉骆驼雕群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万里茶道”的传奇之中。整装按照晋商的风格打造，将当年“包头十大晋商”首富在包头的宅邸、古玩玉器、工艺礼品、特色餐饮、字画拍卖等店铺外，还有专门展示北梁老物件老古董的店铺，再现了包头的过往岁月。

九曲花街负责人裴栋介绍：“包头的根在东河，魂在北梁。在这里可以探访走西口带来的文化碰撞，感受百年北梁留下的历史洪流。”

南海湿地九曲黄河改道后形成的湿地，这里芦苇摇曳、鸟鸣啾啾、鱼翔浅底，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美景色。在历史上，南海子码头曾是远近闻名的黄河码头，也是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到包头移民的落脚点。过往的船筏达千余条，年运量高达50万吨，运送的货物有皮毛、药材、粮食、糖茶、五金杂货、布匹等上百种之多。

86岁高龄的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郑少如老人认为，西口文化是民族和睦、团结的文化，语言及衣食住行等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并延续至今，不断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迈入新时代，草原钢城全力以赴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第九站：土默特右旗

“大青山连着那乌拉山，海漫漫是咱的土默川，什么人留下个二人台，土腔土调土弯弯……”一首沧桑悠扬的爬山调唱出土默特右旗与二人台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缘。

沿京藏高速向东行进，采访组一行走进“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近距离品味二人台艺术的乡韵乡音，领略二人台艺术的独特魅力。

“源于斯流于斯风靡晋陕蒙冀，长手小胖乎小不逊腔皮黄。”在敕勒川博物馆二人台艺术馆门前，一副对联道出了内蒙古二人台在艺术百花园当仁不让的气势。

馆长赵俊峰介绍，二人台通过西口这一特殊起源而形成，它兼容汉蒙艺术特色，同时吸取我国北方民歌、舞蹈、曲艺等多种艺术精髓，是农耕文化

【清水河境内明长城】

第四站：河曲县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句唱词。采访组一行来到被誉为民歌故乡的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河曲民歌源远流长。700多年前，中国“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就诞生在这里。近两百年来，河曲民歌越发兴盛，《河曲县志》中记载：“户有弦歌新酒语，儿童妇老尽歌讴。”时至今日，不论长年幼，河曲人都能来上几句。

一曲《走西口》，百年长流。正是走西口带来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结合，形成了诸如二人台这样文化融合的产物。

在河曲民歌二人台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表演艺术家王掌良老师正在指导青年演员们排练节目。王掌良是土生土长的河曲县人，他在河曲县学习二人台艺术，后来进入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他的演唱深受内蒙古、山西及周边省市民歌、二人台爱好者的喜欢和认可。2003年10月参加中国首届南北民歌擂台赛获“歌王”称号。2013年，退休后被聘任为河曲民歌二人台艺术团团长，常年往返于晋蒙之间，成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的使者。

他说：“河曲县跨过黄河就是内蒙古，晋蒙文化相互交融，山西二人台婉转、细腻、柔美，内蒙古二人台高亢嘹亮、起伏跌宕，两者各有特点。”

历史上有“早西口”与“水西口”的说法。“早西口”就是以杀虎口为代表的长城众多关口，而“水西口”，则地处晋陕蒙交界、黄河岸边的河曲县，这里拥有留存至今的历史遗迹西口古堡。

站在西口古渡奔流不息的黄河岸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河曲灯会传承人刘嘉才介绍说，河曲西门外的黄河码头，是山西与“口外”交易的第一门户，当时的河曲县上至包头市，下到陕口镇，水运繁忙，商贸云集。

漫漫西口路上，河曲人从西口古渡过黄河，徒步北上，肩上一根扁担，一头是简单的行李，一头是果腹的干粮，有的则是刚出生的娃娃，他们进入鄂尔多斯市准格旗，然后北上达拉特旗，再跨黄河，过包头市、巴彦淖尔市等地。

大迁徙带动了大融合，河曲县蒸四碗等特色饮食也传入内蒙古西部，逐渐演变为鄂尔多斯市准格旗的“六六八八”宴，包头市东河区的“八大碗”，巴彦淖尔市的“河套硬四盘”等特色佳肴。河曲人喜爱的酸粥、糜托等地方小吃，也在内蒙古西部落地生根，经过改良，添加各地风味小料、配菜，口味殊自成一派。

沧海桑田，如今的河曲县不再是那个偏僻落后的穷地方。就连大山深处的岭岭庄村也在近年能人张福田带领下，发展有机订单农业，2021年人均收入达9.6万元，较2008年增长了30倍，成为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第六站：准格旗

从府谷县黄甫镇一路向北，进入“鸡鸣三省”的准格旗龙头镇，这里是走西口的重要驿站和目的地。从府谷县一路而来的“早西口”与从河曲县过黄河而来的“水西口”在这里交汇，有的人歇歇脚继续前行，有的人选择留下来，掀开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这片土地的历史篇章。

龙头镇大口村南临黄河，与山西省河曲县隔河相望，西晋明边(延续长城)，同陕西省府谷县墙头乡为邻，为晋陕蒙三边交界地，古时这里曾是一个较大的市口和渡口，也是“口里”人走“口外”的路口，故得名“大口”。

走西口后人张三恩对村里的历史变迁和风俗习惯颇有见地，他指着村史馆内保留下来的当年走西口者使用过的木帆船和坨子坨筐介绍说，过去的水上运输和过黄河都是依靠这样的工具，夏天用船，冬天冰上运输用坨子坨筐。现在黄河大桥以及发达、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为两岸人民打开了新的通途。

大口村还是准格旗最早的革命老区之一。近年来，大口村以红色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进文旅、农旅深度融合，让村庄焕发新活力，全村600名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

走西口创造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舞台，留下了许多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习俗。在马棚村不仅有来源于山西菜系的“六六八八”宴席，还有晋陕地区典型小吃驴肉碗托。店里的王娜是从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嫁过来的，属于新一代走西口人，与丈夫平均每天能卖300多碗碗托，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

如今，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的准格旗发展势头强劲迅猛，在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的同时，布局新能源全产业链，打造“风光氢储车”产业集群，在全区创先争优的浪潮中不断扬帆奋进。

第三站：偏关县

沿209国道一路南行，进入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 “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灶雄关。黄河曲曲涛南下，塞寇隆隆障北关。”明人崔德的《偏头关》诗形象地描述了偏头关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登上偏头关城，西望黄河，滚滚而来，长城险地雄关，边防要冲的气魄一览无余。这里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之处，曾经金戈铁马狼烟四起，也曾商贸云集繁华一时。

长城，像一座桥梁和纽带，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系在一起。据当地有关专家介绍，居住在山西宁武府或晋中其他地方的人，走西口不走杀虎口，而是直接走偏头关一线。

偏关县素有“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称。站在晋蒙交界处明长城红门口关隘眺望，坡梁沟壑绵延不绝，烽墩墩台星罗棋布。过红门口，向左前方行进约500米，到达红门利市旧址。这里曾是明代闻名晋陕蒙，继张家口后，第二个汉蒙通商的边境集贸市场。

水泉乡文化站站长高振清站在高处指着沟里通道介绍说，这里一边是山西省偏关县水泉乡水泉村，另一边是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县堡乡川梯村，明朝“隆庆和议”之后，这里成为晋蒙商人互市贸易第一站，“口里”“口外”贸易往来的大集市，号称红门利市，当时的水泉堡里80%以上住户从事贸易工作。

第六站：准格旗

似水流年，繁华褪去，但水泉人经商的脚步没有停歇。当地粮油贸易商刘生平的足迹遍布晋蒙两地，每年都要从周边及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凉城县等地收购小杂粮，再卖到全国各地，年流水额达到5000多万元。

第三站：偏关县

沿209国道一路南行，进入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 “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灶雄关。黄河曲曲涛南下，塞寇隆隆障北关。”明人崔德的《偏头关》诗形象地描述了偏头关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登上偏头关城，西望黄河，滚滚而来，长城险地雄关，边防要冲的气魄一览无余。这里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之处，曾经金戈铁马狼烟四起，也曾商贸云集繁华一时。

长城，像一座桥梁和纽带，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系在一起。据当地有关专家介绍，居住在山西宁武府或晋中其他地方的人，走西口不走杀虎口，而是直接走偏头关一线。

偏关县素有“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称。站在晋蒙交界处明长城红门口关隘眺望，坡梁沟壑绵延不绝，烽墩墩台星罗棋布。过红门口，向左前方行进约500米，到达红门利市旧址。这里曾是明代闻名晋陕蒙，继张家口后，第二个汉蒙通商的边境集贸市场。

水泉乡文化站站长高振清站在高处指着沟里通道介绍说，这里一边是山西省偏关县水泉乡水泉村，另一边是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县堡乡川梯村，明朝“隆庆和议”之后，这里成为晋蒙商人互市贸易第一站，“口里”“口外”贸易往来的大集市，号称红门利市，当时的水泉堡里80%以上住户从事贸易工作。

【清水河境内明长城】